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

目錄

董卓火燒長樂宮

袁紹孫堅奪玉璽

趙子龍磐河大戰

孫堅跨江戰劉表

司徒王允說貂蟬

鳳儀亭布戲貂蟬

王允授計誅董卓

李傕郭汜寇長安

李傕郭汜殺樊稠

曹操興兵報父讐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

晉平陽侯陳壽史傳

後學羅本貫中編次

董卓火燒長樂宮

却說三人殺敗呂布。正趕來時。張飛看見關上坐着董卓。遂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迺不得進而回。八路諸侯同請玄德。關張作賀功蹟。使人報袁紹寨中。紹聞知大喜。遂移檄孫堅。令進兵。堅連夜引程普黃蓋直到

袁術寨中相見。堅以杖畫地曰。董卓我本無讐。今番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發糧草。致令堅敗績。將軍何安。術惶恐無言。就令斬了進讒言之人。以謝孫堅。正欲宴間。人報堅曰。關上有兩騎馬來寨中。要見將軍。堅辭袁術。歸到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愛將李傕。堅曰。汝來何為。傕曰。丞相所敬者。惟將軍耳。昨日華雄誤相衝撞。丞相心

甚不安。今特使催來結親。丞相有女。欲配將軍之子。但有宗族子弟。連名保上。皆作郡守刺史。庶幾不失人才。堅大怒。叱曰。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盡夷九族。懸頭四海。以謝天下。如其不然。則吾死不瞑目。安肯與逆賊結親耶。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獻關。饒你性命。倘若遲誤。粉骨碎身。李催抱頭鼠竄而出。回見董卓。說孫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儒。儒曰。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若引回洛陽。遷

帝於長安。以應謠兆。近日街市小兒謠曰。西頭一個漢。東頭一個漢。庶走入長安。方可無斯難。此言正應丞相旺在長安。具福之地也。西頭一個漢。乃高祖旺於西都長安。一十二帝。東頭一個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今亦一十二帝。天運合回。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急危矣。卓大喜。曰。非汝言之。吾實不悟。引溫侯呂布。星夜回洛陽。商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卓曰。漢歷東都二百餘年。氣數已衰。吾

觀旺氣入在長安。吾欲奉鑾駕西幸。汝等各
宜促裝耳。司徒楊彪出而言曰。關中殘破零
落。今無故捐宗廟。棄皇陵。恐百姓驚動。必有
鼎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望丞相
鑒察。卓怒曰。汝阻國家之大計耶。太尉黃琬
出曰。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始更
赤眉之時。焚燒長安。盡為瓦礫之地。更無人
民流移。百無一二。今棄宮室而就其荒地。非
所宜也。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若彼長安

之地有崤函

二音

之險更近隴

右

木石磚瓦

堯日可辨宮室官府不湏月餘汝等再休亂

言司空荀爽諫曰丞相若欲遷都洛陽百姓

皆危亡矣卓大怒曰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

哉爽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若使遷都民不

聊生自此天下危矣卓曰亂道即日罷楊彪

黃琬荀爽官職貶為庶民卓出上車車前二

人跪下視之乃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卓

問有何事毖曰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故來

諫耳。卓大怒曰。我始聽你兩個保用的人。今日皆反。是汝等一黨。若不斬絕。必生後患。叱武士。拿出都門斬首。百姓莫不垂淚。卓下令遷都。來日便行。李儒曰。今錢糧缺少。洛陽富戶極多。可收入官。坐做索。紹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資。必得巨萬。卓大喜。即差鐵騎五千。遍行捉拏洛陽富戶。頭插旗。上寫反臣逆黨數千家。盡斬於城外。取其金資。將妻小分俵衆軍而去。李傕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

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軍一隊。互相推拖。死於溝壑中者。未可勝數。及縱軍士淫人妻女。奪人糧食。飢餓自盡者。死屍遍野。啼哭之聲。震動天地。如有行得遲者。背後三千軍催督。軍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臨起。先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帝并皇族上車。卓令放火。燒宗廟官府。南北兩宮。火燄相接。長樂宮庭。盡為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士乘時。掘官民墳塚。

不留一墓。董卓裝載金珠段疋好物數千餘車。卓將趙岑獻了沂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張殺入虎牢關。諸侯各引軍入。先說孫堅飛奔洛陽。遙望火燄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堅先發兵救滅宮中火。衆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曹操來見袁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可乘時追襲。本初按兵不動。何也。紹曰。諸兵疲困。進則無益。操曰。董卓焚燒宮室。遷劫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

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公何疑而不進焉。衆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而起。曰。豎子不足與謀。遂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樂進。星夜趕董卓。卓正行間。漿音陽太守徐榮引兵出接。衆拜已畢。李儒曰。丞相新棄洛陽。防有追趕者。可教徐榮伏軍馬於漿陽城外山塢音鵠之傍。若有追兵。放將過來。待我這裏殺敗。截住掩殺。今後來者。影也不敢望長安。卓大喜。賞賜了。

徐榮便教伏兵。卓令呂布引精兵過後。正行之間。曹操一軍赶上。呂布大咲曰。不出李儒之所料也。將人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遷天子徙百姓。好生都留下。呂布罵曰。背主懦夫。豈是為道。夏侯惇挺鎗躍馬直出。惇與呂布戰不數合。李傕引一軍從側邊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西邊又喊聲起。郭汜又引一軍殺到。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飛回陣來。布引鐵

騎掩殺。曹操軍大敗。回望滎陽而走。殘軍各自逃生。却纔聚集得三四千人。衆軍都到。呂布不趕。操軍就在荒山角下造飯。時約二更。月明如晝。軍士尚未得飯。山四圍喊聲。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急慌上馬。奔路而走。轉過山坡。正撞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箭。射中操肩膊。操帶箭逃命。蹚過草坡。兩個步軍伏於艸中。見操馬來。二鎗齊發。曹操翻身落馬。馬中二鎗先倒。二卒搶住曹操。揪下草坡。忽一騎

馬到。月明中認得是曹操。兩刀砍死兩個步軍。急下馬。扶起操時。操箭傷痛。昏倒在地。那負將救醒曹操。視之。乃曹洪也。操曰。吾死於此矣。賢弟可速去。洪曰。主公上馬。洪愿步行。操曰。賊兵赶上。汝却怎生。洪曰。天下可無洪。洪不可無主公。操曰。吾若再生。實汝之力。洪脫去衣甲。拖刀跟操馬走。約四更多。後面喊聲不絕。人馬趕來。操與洪正走。前面一條大河。後面追兵漸近。操曰。命已至此。不得復活。

洪曰。主公下馬。脫去袍鎧。洪負主公渡水。操掙過大河。爬得上岸。後軍已到。隔水放箭。操帶水而走。方始天曉。約走二十餘里。土崗下少歇。喊聲起處。徐榮從上流渡河。一彪人馬趕來。曹操性命如何。

袁紹孫堅奪玉璽

徐榮趕上。正待要擒曹操。夏侯惇。夏侯淵。引數十騎也到。大喝徐榮。勿傷吾主公。榮便奔。夏侯惇挺鎗來迎。交馬數合。惇刺榮於馬下。

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引軍尋到。見了曹操，憂喜交集。聚有五百餘人馬。操上馬，同回河內，再聚軍馬。卓兵自往長安。却說衆諸侯分屯洛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兵屯城內，堅住帳房於建章殿基上。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但有卓開掘陵寢，盡皆掩閉。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屋三間。請衆諸侯立漢代神位。宰太牢祀之。祭畢皆散。堅到寨中，是夜星月交光，暖風習習。按劍露坐於建章殿堦。

上。仰觀天文。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嘆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淚下如雨。旁有軍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起於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撈。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宮樣粧束。項下帶一錦囊。兩手圍定繡龍紫袂。取開看時。內有朱紅小匣。扭開金鎖。見一玉璽。方圓四寸。上鐫五龍交鈕。傍缺一角。以黃金箱之。上有篆文八字。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堅得璽。乃問程普。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

昔日春秋卞和於荊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

上。載而進之。楚文王。王解之。果得玉。和氏得

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以

和為詐。而別其左。是及武王。即位。和又獻之。

武王使人相之。又曰。石也。又以和為詐。而別

其右。是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玉而哭于楚山

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以血。王聞之。使人問

其故。曰。天下則者多矣。子奚哭之悲耶。乃使

玉人理其璞而得玉焉。秦二十六年。令良工

遂命曰和氏之璧也。

琢為璽。李斯篆八字於其上。云。受命於天。既

壽永昌。名曰傳國璽。二十八年。始皇狩至洞

庭湖風浪大作。舟船將覆。始皇急投玉璽於水。風平浪靜。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持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璽復歸於秦。始皇崩。子嬰將玉璽獻與我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元祐皇太后將璽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箱之。光武得此寶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回宮失此寶。今天授主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

圖大事。堅曰。吾是知此寶。正與汝合。來日托疾。辭衆回軍。商議已定。號令諸軍。勿泄漏。如違者。斬。數中一軍。是袁紹鄉人。無由進身。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賞賜了。留之。次日孫堅來辭袁紹。曰。堅抱小疾。欲歸長沙。特來別公。紹笑曰。吾知汝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本初何故出此言。紹曰。今舉大義。興兵討賊。爲漢朝天下。玉璽乃漢朝之寶。既然獲得。當對衆留於盟主之處。待誅了董卓。復歸。

朝廷。汝何收。匿之而欲歸。必思反耶。堅曰。玉璽豈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汝來逼吾。將欲反耶。紹曰。早將出。免自生禍。堅指天為盟。曰。吾若果得玉璽。不將與汝。令吾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衆諸侯曰。文臺如此說誓。想必無寶。紹喚軍出。曰。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之劍。要斬軍士。紹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亦拔劍來殺孫堅。堅揮劍迎之。紹背後顏良。文醜。

皆拔劍而出。堅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攔住。曰。昔日登壇設盟。歃血共舉大義。豈可自相吞併乎。勸開兩個。堅隨即上馬。拔寨便起。離洛陽而去。紹怒曰。得寶而去。將欲自霸耶。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送與荊州刺史劉表。教就路上截住而奪之。比及發書起程。人報。曹孟德追卓戰於滎陽。大敗而回。紹遂令人迎接。紹會衆諸侯。置酒設宴。與曹操解悶。操於席上言曰。

吾始興大義。為國除賊。諸侯既仗義而來。却

不聽吾計。初吾欲使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

津。先時渤海太守袁紹與王匡屯兵于河內。酸棗諸將。劉岱張邈

鮑信橋瑁守城。臯據廩倉。塞輜輳。音還太谷。

制其險要。袁將軍率南陽之軍。住丹析。入武

關。以震三輔。皆深溝高壘。勿與戰。益為疑兵。

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持疑而

不進。大失天下之望。竊為將軍恥之。紹等無

言可對。既而宴散。搃見紹等。各懷異心。度料

不能成事。自領軍投揚州去了。公孫瓚與玄德曰。袁紹無能為也。久必有變。吾等且歸。遂拔寨北行。到平原。令玄德為平原相。自去守地。養軍。兗州刺史劉岱。問東郡太守橋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連夜引軍突入瑁營。殺死橋瑁。盡降其兵。袁紹見衆人各自分散。就引兵拔寨離洛陽。去投關東。却說荊州刺史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年幼時。結交漢末名士。有七人為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廼

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魯國孔
昱字世元。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
友。同郡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晫音直字公孝。表
身長八尺有餘。姿貌甚偉。乃漢室宗親。劉翬
之後。為荊州刺史。時有延平郡人蒯良弟越。
襄陽人蔡瑁。一同扶助。當時收得袁紹書。說
孫堅盜去漢朝傳國之寶。走回江東。望截其
路而奪之。表素與袁紹至好。隨即差蒯越。蔡
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堅軍馬已到。蒯越將

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引軍馬立在門旗下。

問曰。蒯英度。

英度越之表字

何故引兵截我去路。越

云。汝既是漢朝臣宰。如何盜去傳國寶而歸。
疾忙留下。好眼相看。堅怒曰。汝乃何人。敢來
問我言未畢。黃蓋挺鎗便出。蔡瑁舞刀來迎。
閉不數合。黃蓋提鞭去打蔡瑁。瑁急閃。正中
後心。護心鏡打缺一半。瑁撥回馬走。孫堅乘
勢殺過界口。日已平西。山後閃一彪力生軍
人來到。為首一將出馬。乃是劉表也。孫堅就

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索紹之書。相逼鄰郡也。表曰。汝匿傳國寶。將欲反漢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吾聽信。須隨軍行李。任吾搜過。堅怒曰。汝有何見。敢小覷我。拍馬衝進。劉表便退。堅趕將去。黃昏左側。兩山後伏兵齊起。背後蒯越蔡瑁趕來。把孫堅圍在垓心。性命如何。

趙子龍磐河大戰

孫堅當晚被劉表圍住。得程普黃蓋韓當三

將左衝右突。死戰得脫。折兵太多。孫堅連夜引軍回江東。劉表回荊州。以書報紹。自此孫堅與劉表結冤。却說袁紹屯兵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有客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為食。冀州廼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逢紀曰。可暗使人持書與公孫瓚。令瓚進兵取冀州。虛言夾攻。瓚必興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

手而得。紹大喜。即發書到瓚處。瓚開讀。意云。共取冀州平分。瓚喜。即日興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馥慌。聚荀諲。音郭圖。二謀士商議。諲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備。關張助之。冀州指日休矣。今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士健將極廣。更兼布恩於四海。天下敬之。當世之豪傑也。將軍可請本初。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視公孫瓚如兒戲耳。韓馥即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長史

耿武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

謂鼻中之氣息

言其易也。譬如嬰孩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

餓殺。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是引虎入羊羣。

耳。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不如本初。

古人尚擇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妬焉。耿武

等皆嘆曰。冀州休矣。其棄職而去者三十餘

人。獨耿武。閔純。伏於城外。以待袁紹。數日。請

紹至。耿武關純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車前

顏良立斬耿武。文醜斫死閔純。紹入冀州。以

馥為奮威將軍。安民用賢。以田豐沮授許攸
逢紀。分掌事務。盡奪韓馥之權。馥欲悔時。手
下無一人矣。馥怨袁紹。棄下老小。單馬去投
陳留太守張邈。却說公孫瓚知紹已霸冀州。
遣弟公孫越來見袁紹。欲分冀州。紹曰。可請
汝兄自来。吾乃有商議。越辭紹歸。行不到五
十里。道傍擁出一彪軍馬。口稱吾是董丞相
家將也。乱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命回。見公
孫瓚報越已死。公孫瓚大怒曰。汝教我起兵

奪韓馥。就裏取事如此。今又詐董卓兵。射死
吾弟。此寃如何不報。盡起本部軍兵。殺奔冀
州來。紹知瓚兵來。領一軍出。二軍會合於磬
河之上。紹軍於磬河橋東布陣。瓚軍於橋西
布陣。瓚乃立馬於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何
為不見。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
可守冀州。愿讓與吾。爾何不平耶。瓚曰。昔日
洛陽以汝為忠義之人。推為盟主。今之所為
真狼心狗行之徒。尚有面目立於天地之間。

袁紹大怒曰。誰可以擒之。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當抵不住。撥回馬便走。文醜乘勢追趕過橋。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迤入中軍。如入無人之境。往來在陣中追趕。瓚手下健將。四負齊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奔走。文醜直將公孫瓚趕出陣後山谷而逃。文醜驟馬厲聲大呼。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墜地。披髮縱馬。却轉草坡。其馬前失。

瓚翻身墜於坡下。文醜急捻鎗來刺。看看來近。草坡左側轉出一將。馬上須無鎧甲。撚鎗直取文醜。兩馬相交。如花似錦。公孫瓚扒上坡去。看那個少年。大戰文醜。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趕去。公孫瓚忙下土坡。問及姓名。其人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相貌堂堂。威風凜凜。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瓚曰。將軍自何來。救我一命。雲曰。某本袁紹

轄下之人。今見袁紹無匡國救民之心。特來相投麾下。不期此處相見。瓚執雲手曰。聞貴郡之人。皆願傾心以投袁紹。公何獨回心見某也。雲曰。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非特背袁氏以投明主。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次日。一色白馬二千匹。哨到界橋。布成陣勢。瓚將軍馬分作兩隊。列於步兵之側。勢如羽翼。左右馬五千餘匹。其中大半皆是白馬。因公孫瓚多。

與羌胡戰。盡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將軍。
羌胡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多。紹令顏良
文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分作左右。令
在左者射公孫瓚左。在右者射公孫瓚右。中
間麴義引八百弓弩手。步兵一萬五千。列圓
陣勢於中。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於後接應。
瓚初得趙雲。不信心腹。另領一軍在後。瓚遣
大將嚴綱為先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
豎大紅圈金線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擂鼓。

直到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晡令勿動。嚴綱鼓譟吶喊。直取麴義。義見嚴綱軍到。皆伏而不動。彷彿有數十步遠。一聲砲響。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綱急待回。麴義拍馬起刀。斬嚴綱於馬下。瓚軍大敗。左右軍欲來。被顏良文醜一齊射住。中軍並起。直殺到界橋邊。麴義馬到。先斬執旗將。公孫瓚見砍倒繡旗。戰麴義不退。回馬下橋而走。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一將引五百軍不

動于中挺鎗躍馬直取麴義者乃常山趙子龍也。截住麴義戰到十餘合。一鎗刺麴義於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大敗。迤邐趕過橋去。紹軍東西亂竄。雲在前。瓚在後。迤邐殺入陣後。素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此紹不準備。只引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與田豐在馬上呵呵大笑。曰。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

間忽有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射。瓚軍團團圍定。田豐慌對紹曰。矢如雨下。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呼曰。大丈夫愿臨陣。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後面袁紹大隊掩至。瓚同趙雲回。左顏良軍到。右文醜軍到。三路併殺。趙雲保着公孫瓚殺透重圍。復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又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兩邊軍盡投河中。屍首填平。袁紹當先趕過。

橋去不到五里。山背後閃出一彪人馬來。為首三員大將。飛馬而來。中間掣雙股劍的是劉玄德。上首使青龍刀的是關雲長。下首挺丈八蛇矛的是張益德。三人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是日。正逢袁紹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袁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絲縲忙挽。急要逃回。不知性命如何。

孫堅跨江戰劉表

衆將趕來。死救袁紹過橋去了。公孫瓚收住
軍馬。衆人歸大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
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
玄德甚相愛敬。便有不捨之心。却說袁紹輸
了一陣。堅守不出。兩陣相拒月餘。有人來長
安報此事。李儒來見董卓。卓自到長安。自稱
太師。位居諸侯之上。出入乘金花皂蓋車。李
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乃當今之豪傑。見
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

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奏知天子。便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再拜奉詔。岐在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

馬太傅與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陞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

軍之眷。而瓚之幸也。建武二年丙戌秋賈

復部將殺人于穎川太守寇恂捕得繫之。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客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妙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芝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勅縣屬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燕。兩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擊之。而士吏皆醉。遂過去。恂遣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座。遂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聞今日朕令之。于是並坐。恂懽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紹得書甚喜。次日馬趙二人到瓚營。各宴數

日送二人還朝。瓚表玄德平原相。朝廷准奏。瓚班師回。趙雲與玄德分別。玄德執雲手垂淚。不忍相離。雲嘆曰。某曩日。將謂公孫乃當世之英雄。今觀所為。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將軍且堅心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玄德遂回平原。公孫瓚同趙雲去了。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一使徑來求馬千匹。紹不與一騎。術大怒。自此兄弟不睦。又遣一使往荊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不與一粒。

術恨之。密遣人遺書與孫堅。書曰。

異日奪印截路。乃吾兄紹之謀也。今紹又與表相議。起兵襲取江東。吾不忍言。公可速興兵取荊州。吾當與助夾攻袁紹。二讐可報。汝得荊州。吾取冀州。切勿悞也。

堅得書。曰。時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又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商議。程普曰。袁術多詐。其言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讐。豈可望袁術之助乎。於是差黃

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五百隻。多裝軍器糧草。大船載馬。克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知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侍立左右。表曰。今孫堅報舊恨。將及起。奈何。蒯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主公率荆襄之眾作援。堅跨江沙湖而來。安能耀武揚威乎。表用其謀。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之所生。長子名策。字伯符。

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吳夫人妹。孫堅次妻。亦生一兒一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靜。字公禮。堅有一弟。名靜。字幼臺。堅臨登程。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方始稍寧。以一小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非汝所知也。吾誓縱橫天下。濟世安民。有讐不報。豈可握手待死也。遂不聽諫。

長子孫策曰。願隨父親同往。堅曰。此子自幼
英氣過人。可隨我領兵。權與叔父善保江東。
策上船。前奔樊城。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布
精兵于後。見船傍岸。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
可亂放一箭。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一連三
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箭盡。却拔船上所
得之箭。十數萬枝。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衆軍
士一齊放箭。岸上支吾不住。喊聲大舉。南軍
登岸。程普。黃蓋。分兩路兵直取黃祖營寨。背

後韓當於中大進。三面夾攻。祖兵大敗。棄樊城而走。堅令兵追龔。黃祖走鄧城。堅令黃蓋守住船隻。堅直取黃祖。祖引軍出迎。布陣於野。孫堅列成陣勢。引衆將出在門旗之下。孫策也全副披掛。挺鎗立馬于父之側。黃祖引二將出馬。一個是江夏張虎。一個是襄陽陳生。這兩個當初反在江夏。後投劉表。以為上將。黃祖揚鞭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之境界耶。言罷。張虎拍馬。手撚銅叉。而

出。堅大怒曰。誰能斬此賊將。韓當應聲而出。兩騎相交。戰三十餘合。勝負未分。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挺鎗出陣。要來双閉。孫策在父後望見。按住手中鎗。扯弓搭箭。正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側邊陳生墜地。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個腦袋。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黃祖棄却頭盔戰馬。襍於步軍內逃命。孫堅掩殺敗軍。直到漢水上面。撥黃蓋船隻放於漢江。黃祖聚敗軍來見劉

表說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議曰。黃祖兵敗。挫動銳氣。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潛地令人求救於袁紹。此圍自可解矣。瑁曰。子柔之言。真拙計也。兵臨城下。將至壕邊。豈可束手而待其死。某雖不才。愿請軍出陣。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城外。於峴山布陣。孫策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兄也。誰與吾擒之。程普挺鐵脊蛇矛出馬。與蔡瑁交鋒。戰

不到數合。蔡瑁逃命。遶回陣中。堅驅大軍殺得屍橫遍野。敗軍跟隨蔡瑁逃入襄陽。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人報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蒯良一面撥兵固守城池。一面寫告急文書。令人去投袁紹。且說孫堅打城數日不下。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程普曰。此不祥之兆也。迺來帳下見孫堅曰。中軍帥字旗竿被風吹折。於軍不利也。

可暫班師。堅曰。吾累戰累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旗竿而罷兵。韓當曰。此旗乃軍中之主。亦不可輕易。堅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方今隆冬。朔風暴起。折斷大旗。何足為恠。吾平生用兵。不信此等異事。只理會得攻城。却說城中蒯良來對劉表言曰。某夜來仰觀。見一將星欲墜地。以分豎度之。必應孫堅也。上袁紹書。已寫就。主公當問誰可突圍而出。表問之。堦下一人應聲而出。表視之。健將

呂公也。良曰。汝既敢去。可聽吾計。與汝馬軍五百。多帶能射者。汝衝出陣去。可奔峴山。他必將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逃走。週楚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斬將降兵。放起連珠蹄砲。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趲程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剗良調撥四門。聽蹄接應。當夜黃昏。城上望東

南角無甚人馬。密開東門。縱呂公軍馬出城。到前寨。逕過去。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飛星趕到東南角時。軍士說。有一虜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報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出。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人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來。堅拍馬追趕呂公。見路交樵。不知去處。堅欲上山。山上

石子乱下。林中乱箭俱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俱死於峴山之內。壽至三十七歲。時。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辛未。十一月初七日。呂公截住三十餘騎。並皆殺了。放起連珠砲。城中黃祖。蒯越。蔡瑁。分投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乱。黃蓋聽得喊聲大震。引水軍殺來。正迎黃祖。交馬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逢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

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軍扛擡入城請賞。孫策痛哭。衆將俱踣泣不止。策曰。父屍在於他處。安得返魂于鄉里。黃蓋曰。今已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劉表有一面舊交。某今便行。策令楷去到城中見劉表。具言其事。表曰。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黃祖。吾兩家各罷兵。

再休侵犯。後有史官評孫堅曰

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

塞。有忠壯之烈。

後權稱帝。謚堅曰武烈皇帝。

桓楷拜謝欲行。堦下蒯良出曰。不可。不可。吾

有一言。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楷。

然後用計。計道甚的。桓楷性命還是如何。

司徒王允說貂蟬

蒯良出曰。方今孫堅已喪。江東無主。堅子皆幼。不能歷事。可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兵。江

東一鼓而可得也。若付屍還策。容回南郡。養成氣力。荊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之輩。而取萬里之土。此乃大丈夫之所為也。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屍換黃祖。黃祖得回。孫策迎接靈柩。掛孝回軍。兩邊罷戰。回至江東。做孝已畢。葬父於曲阿之原。策辭墓。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因此四方有才德者。漸漸投之。却說董

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心腹却除一患也。問其子多少。年紀。荅曰。十七歲。卓曰。何是道哉。自此董卓自號為尚父。出入僭天子之儀仗。封弟董旻為左將軍。鄴侯。兄子董璜為侍中。總領禁軍。不問宗族長幼。皆封列侯。男女懷抱中。便以金紫爵位與之。差二十五萬人。夫築郿音梅塢。與長安城廓一般高下。厚薄週迴九里。郿塢離長安二百六十里。塢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美貌女

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八百人。充為婢妾。塢內堆積金玉綵帛珍珠。不知其數。卓常云。吾事成。當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養老。省臺公卿。但見卓出。皆拜于車下。朝廷舊臣。寧盡皆委用。此是蔡邕之薦也。忽一日。御史中丞皇甫嵩。拜于車下。卓曰。皇甫義真。你今日服我乎。義真嵩之表字也嵩荅曰。安知明公位至于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與明公皆鴻鵠。不意明公變為鳳。

鳳耳。卓大笑曰。義真怕我乎。嵩曰。明公以德
輔朝廷。大度方至。誰不敬耶。君為酷法嚴刑。
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又笑。卓家屬皆在郿
塢。或半月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拜於橫
門外。門音光於路設帳幔。常與公卿聚飲。一日
北地招安降士數百人到來。卓出橫門。百官
皆送。卓留飲宴。却將降士數百人。於座前或
斷其手足。或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
煮之。皆未死。於酒卓几前反復掙命。百官戰

慄失筋。卓飲食談笑自若。百官告散。卓曰。吾
殺多心者。何怕之。數日前太史院稟卓曰。黑
氣冲天。大臣有災。卓於省臺大會百官。列坐
兩行。酒至數巡。呂布迺入。耳邊言不數句。卓
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於筵上腦揪司空張
溫下堂。百官失色。卓曰。太史昨言大臣有災。
原來應在此人身上。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
托張溫頭入獻。卓令呂布勸酒。每人面前將
頭呈過。百官覩不附體。皆面不相顧。卓笑曰。

諸公勿驚。張溫結連素術。欲圖害我。因使人
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以夷其
三族。汝等於吾孝順。吾不害之。吾天祐之人。
害吾者必敗。臬官唯唯而已。當晚皆散。司徒
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
席。策杖步出後園。仰天垂淚。沈吟立於荼蘼
架側。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
步窺之。乃府中歌舞義人貂蟬女也。其女自
幼選入允樂女。允見其聰明。教以歌舞吹彈。

一通百達。九流三教。無所不知。顏色傾城。年
當十八。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
賤人將有私情耶。貂蟬正色跪於允前。荅曰。
賤妾安敢有慕私情。允曰。汝不有所私。何涂
夜於此。長嘆。貂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
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貂蟬曰。妾之賤軀。自幼
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未嘗以婢妾相待。作
親女視之。妾雖粉骨碎身。莫報大人之萬一。
妾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妾不敢

問。解大人之憂。今晚又見大人行坐不安。因此長嘆。不想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
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
中耶。隨我到畫閣中來。貂蟬跟允到閣中。允
盡叱出婦妾。允教貂蟬於中端坐。允叩頭便
拜。貂蟬驚倒。伏地曰。大人何故下拜賤妾。允
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湧泉。貂蟬
曰。適間賤妾曾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
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壘卵之難。

非汝不能救也。貂蟬再三拜問。允曰。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有一義兒。姓呂。名布。有萬夫不當之勇。我觀二人皆溺於酒色之徒。今欲用連環之計。先將汝許嫁呂布。然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喋問他父子分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宗廟。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獻出。到他處。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洩漏。我當滅門矣。貂蟬曰。

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于萬刃之下。世
世不復人身。允拜謝而密之。次日。王允有家
藏明珠數顆。令匠者嵌一金冠。使人密送呂
布。布得之。大喜。候朝畢。逕到王允宅致謝。允
料布必來。允備嘉餼美饌。好酒細果等候。呂
布至。允出門而接。接入後堂。讓之高坐。布曰。
某乃相府一將士耳。司徒乃朝廷老大臣。何
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
耳。允非敬將軍之秩。敬將軍之才德。布大喜。

允殷勤敬酒。只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酒至半酣。曰。布早晚亦望司徒於天子處保奏。允曰。將軍言者差矣。允專望將軍於太師前提攜。終身不忘大德。布大咲而暢飲。允教左右退去。只留侍妾數人勸酒。允曰。喚孩兒來。與將軍把盞。少頃。二青衣丫鬟引貂蟬到席前再拜。布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無可敬將軍。當出妻兒子。貂蟬與呂布把盞。目不轉睛。允推醉曰。孩兒。及將軍痛飲幾盃。

吾一家全靠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蟬要回。允曰。呂將軍。吾家之恩人也。孩兒坐坐何妨。又飲數盃。允佯為立脚不牢。仰面大笑曰。吾欲將小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跪謝曰。布當以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蟬。蟬亦以秋波送情。允曰。本欲留將軍心宿。但恐太師見疑。實是不敢。令貂蟬回。允送布上馬。布謝而去。允是夜與貂蟬曰。天下百姓之福也。早晚請

太師。汝却以歌舞侍之。貂蟬應諾。次日。允在朝堂。見卓旁却無呂布。允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諗鈞意若何。卓曰。司徒乃國家之大老。既然來日有請。當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坐。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幙。次日巳時。人報太師來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廳。分列兩傍。如霜似雪。遂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則坐於側。允

曰。太師盛德巍巍。伊尹。周公。安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致敬之情。甚厚於天子。天色漸晚。卓酒半酣。允請卓入後堂。卓令甲士休進。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到此盡矣。太師功德震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也。卓曰。安敢望此。允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自古有道代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果然天命歸吾。司徒當

為元勲。允拜謝。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進曰。教坊之樂。不足以供奉鈞顏。輒有草舍女樂。敢承應乎。卓曰。深感厚意。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繚繞。簇捧貂蟬。舞於簾外。有詞曰。

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連步穩。好花風。裊一枝新。画堂香暖不勝春。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透畫堂。眉黛
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榆錢不買
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粧。舞罷隔簾偷目
送。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涂再拜。卓
曰。此女何人也。允曰。樂童貂蟬也。卓曰。能唱
否。允命貂蟬手執檀板。低謳一曲
一點櫻桃啓絳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
舌吐銜剛劍。要斬姦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歌罷。允命貂蟬把盞。卓乃擎盞。

蟬

替音

曰。春色幾何。蟬曰。賤妾年未二旬。卓笑。

曰。真神仙中人也。允再拜曰。老臣欲將此女獻主人。未審肯容納否。卓曰。美人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主人。其福不淺。卓曰。尚容致謝。允曰。天氣已暮。先備輦車送到相府。卓起身奉謝。車輛已起。便送貂蟬先行。允拜送。董卓直到相府。卓命允回。乘白馬。前列侍五七人。離府行不到百餘步。遙見兩行紅紗。

照道燈影中一人。手執方天戟。馬上坐着呂布。半醒半醉。正與王允撞見。布見王允。就馬上輕舒猿臂。一把揪住衣襟。睜圓環眼。手掣腰間寶劍。指允言曰。汝既以貂蟬許我。今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手起劍落。性命若何。

鳳儀亭布戲貂蟬

呂布當街撞見王允。心中大怒。罵曰。老賊怎敢戲我哉。允急止曰。此非說話處。同到草舍。布隨允到家。下馬同入後堂。允曰。將軍何故。

反恠老夫耶。布曰。有人報我。你把輜車送一女入相府。非蟬何。允曰。將軍原來不知。布曰。我豈知就裏。允曰。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道。我有一件事。明日到你家。允因此準備小宴等候。太師到。飲宴中。說我聞你有一女子。名喚貂蟬。以許奉先。我恐你不准誠。特來上門告肯。老夫見太師自到。安敢少違。隨引貂蟬拜了董公太師。太師曰。今日良辰。汝可與吾作一大宴。配與奉先。以助一笑。將軍尋

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荊。允曰。小女頗有此粧奩。連音首飾。帶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而去。當夜卓韋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布在府下打聽。絕無聞音耗。迺入堂中。尋問諸侍妾。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潛入卓卧房後窺之。貂蟬起于窗下梳頭。忽見窗外池中。照一人影。極長大。頭有束髮冠。偷睛視之。見呂布潛立於池畔。蟬乃

感双眉。做憂愁不安之態。復以香羅頻掩淚眼。呂布竊視良久。乃出。沉吟思忖。未得真實。少頃。布又入。卓坐於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繡簾內一人。往來觀覷。須臾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蕩漾。卓見布語言不順。頻那身迎裏而望。卓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出。心中愈疑。到家。妻見布情緒不佳。問曰。汝今日莫非被董太師見責來。布曰。太師

安能制我哉。妻不敢問。布自此心在貂蟬身上。每日迺進府堂。不能一見。董卓自納貂蟬後。情色所凝。月餘不出理事。貂蟬無非於枕前席上。殢雨尤雲。董卓合休。自然迷戀。時值春殘。卓染一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阿從。卓心愈喜。卓睡。布立于床前。貂蟬于床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而不轉睛。布以點頭答之。貂蟬以手指董卓。強捺淚眼。布心如碎。卓矇矓双目。見布動靜。猛扭回身視之。見貂蟬

於屏風後立。卓大慙。叱呂布曰。汝敢戲吾愛
姬耶。喚左右逐之。今後不許入堂。呂布大怒。
懷恨而歸府。人報與李儒。儒慌忙入見卓曰。
太師何故責於奉先。卓曰。因竊吾愛姬。吾故
逐之。儒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而責
之。如溫侯心變。大事去矣。卓曰。柰何。儒曰。來
朝喚入。賜以金帛。以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
次日使人喚布入堂。卓曰。吾前日病中。心神
恍惚。不知所言。有責於汝。汝勿記心。來日休

離左右。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曰。大人見恠。布何敢懷焉。自此再入堂中。畧無忌憚。卓疾稍愈。因有貂蟬。不回郿塢。每入朝。呂布手執画戟。乘馬於車前。及至殿前。下車帶劍上殿。布執戟立於階前。百官拜伏於丹墀。左右拱聽約束。朝退。布乘馬於前引導。是日。布引卓來到內門階。畧住少時。見卓與獻帝共談。呂布慌提戟出內門。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於道旁。提戟入後堂。尋覓貂蟬。蟬見布尋

覓。慌忙出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

我便來。

卓府後有鳳儀亭。取鳳凰來儀之義也。

布提戟逕往。立

於亭下曲闌之傍。良久。見貂蟬分花拂柳而

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與布曰。我雖非王司

徒親生之女。待之若神珠玉顆。一見將軍。大

人肯許。妾已平生愿足。誰想太師起不仁之

心。將妾淫汙。恨不得死耳。今見將軍。只可表

妾誠心。此身已汙。不得復事英雄。愿死於君

前。以絕君念。言畢。手攀曲闌。望荷花池便跳。

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恨不能
勾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今生不能勾與君
為妻。愿相期於後世。布曰。我今生不能勾汝
為妻。非世之英雄也。蟬曰。妾度日如年。愿君
憐憫而拯之。布曰。我在內庭偷空而來。恐老
賊見疑。必當速去。提戟轉身。蟬牽其衣曰。君
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終無見天日之期也。布
立住曰。容我思忖一計。共你團圓。貂蟬曰。妾
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轟雷灌耳。以為當世

一人而已。誰思及受他人之制乎。說訖。淚下如雨。兩個偎偎倚倚。不忍相離。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顧不見呂布。心下甚疑。急上車回府。見布馬拴於府門。問吏。吏荅曰。溫侯入後堂去多時了。卓叱退左右。迺入後堂。尋覓不見。及無貂蟬。問侍妾。侍妾曰。溫侯却纔執画戟至此。不知何在。卓尋入後園。見呂布倚戟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卓走至根前。大喝一聲。布回頭見卓。大驚。卓棄下呂布手中戟。呂布便

走卓趕來。呂布走得快。董卓胖。趕不上。卓提戟來殺呂布。布手起一拳。打戟落於草中。卓拾起戟趕來。布已走五十步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遶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於地。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允授計誅董卓

原來李儒到相府門。見後者言曰。太師大怒。去尋呂布。儒慌趕入時。見呂布奔走。曰。太師殺我。儒急奔入。正撞董卓倒於地上。儒急扶

卓至書院中。再拜曰。儒實為社稷之計。衝倒
恩相。死罪。死罪。卓曰。耐逆賊。玩弄吾之愛
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日楚莊王夜
宴諸侯。令愛姬勸酒。忽狂風驟起。盡滅其燭。
坐上一人。抱愛姬。姬手揪冠上纓。告知莊王。
莊王曰。酒後也。命取金盞一面。盡拋其纓。然
後秉明燭。其會曰。拋纓會。正不知戲愛姬者
何人也。後莊王被秦兵圍住。見一大將。殺入
陣中。救出莊王。王見其人身帶重傷。問之。答

曰。臣乃蔣雄也。昔挽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答報。太師何不鑒挽纓之德。就此機會。以貂蟬賜呂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也。董卓方回。嗔作喜曰。汝可說與呂布。吾以貂蟬賜之。儒曰。漢祖以黃金二萬賜陳平。遂興大業。今日太師之所為。正類此。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而問之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蟬泣曰。妾將謂溫侯是太師之子。迴避之。這廝提戟趕來。到鳳儀亭邊。妾欲投荷花。

池。這廝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欲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蟬曰。妾身已事大貴。今欲與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棄劍而擁抱曰。吾戲汝。貂蟬哭倒於卓懷。曰。此必是李儒之計也。儒與布厚交。故設此計。卓曰。我安能捨汝耶。貂蟬曰。只恐太師不與妾為主。卓曰。吾寧捨性命。必當保汝。貂蟬泣謝曰。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之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

郿塢去受快樂。貂蟬曰。塢中可居否。卓曰。城中有三十年糧食。門外列數百萬軍兵。成事則你為貴妃。不成事則你亦為富貴人之妻也。慎勿憂慮。貂蟬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麼。儒曰。主公不可被婦人所惑。卓曰。甚婦人能惑我心。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仰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卓命左右逐出李儒。收拾車馬。今日

便還郿塢。百官俱各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
呂布於稠人之內。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
如痛哭之狀。卓車已去。布緩轡於土岡之上。
望輦車而泣。背後一人。在馬上云。溫侯何故
遙望發悲耶。布視之。乃太原祁郡人也。姓王。
名允。字子師。布曰。吾為公女耳。允佯驚曰。許
多時尚未與將軍。布曰。老賊自寵幸已久矣。
允掩其面曰。禽獸之所為也。布將上件事。一
告允。允曰。同到敝處商議。布隨入城。到允

宅前下馬。入密室。允置酒款待布。布怒氣轉
添。王允曰。太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可
為天下之笑端。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允
老羸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憐將軍半世之
英雄耳。布就氣倒於地上。允慌急救之。曰。老
夫語失。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
吾耻。允急掩其口。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允
族皆死。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間。豈能鬱
鬱久居人之手下乎。允曰。以將軍之才。過於

韓信百倍。信尚為王。將軍豈可久作溫侯乎。
布曰。吾殺老賊。柰是父子之道。恐惹後人議。
論。允大笑曰。將軍自姓呂。卓自姓董。擲戟之
時。彼豈有父子情耶。布奮然大怒曰。非司徒
之良言。則布亦被老賊之害矣。允曰。將軍若
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名。萬古不朽。將軍
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史官下筆。罵名萬代。布
隨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
又不成。返招大禍。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為誓。

允跪謝曰。漢天下四百餘年。皆出將軍之賜也。天子已有密詔。將軍宜懷之。切勿泄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然領諾而起。允即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夜音今主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語者。着往郿塢請卓議事。伏甲兵於朝門之內。引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近日好生怨卓。不與陞用。令布說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布共議。布曰。昔日

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兄曾說布殺建陽而投卓。今卓不仁不義。亂理亂倫。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神人共戮。汝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如見司徒有言。一齊下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汝意若何。肅曰。吾亦要除老賊久矣。恨無牙爪。今天賜也。遂折箭為誓。允曰。汝若幹事。豈愁顯官。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人報。天子有詔。卓曰。教喚

入來。李肅入。再拜訖。卓曰。天子有甚詔制。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待將天位讓與太師。故有此詔。肅知此詔為急。飛馬而來。拜賀主上。卓曰。王允何如。肅曰。王司徒已差修築受禪臺。士孫瑞已草詔。只等主上到來。卓大笑曰。吾夜得夢一龍罩身。今日得此佳兆。時節不可錯失。便命大排車馬入京。肅曰。愿主上垂拱萬年。肅之子孫有賴矣。卓曰。吾登九五。汝為執金吾。肅拜謝稱臣訖。

卓臨行。與貂蟬曰。吾昔日許汝為貴妃。今番定矣。貂蟬謝。卓入辭母。母年九十有餘。母曰。吾兒何往。卓曰。兒今去長安順受禪。母親早晚為太后也。母曰。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李肅曰。為萬代國之祖母。豈不預有警報。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數千軍兵。引不到三十里。車下忽折一輪。左右扶住。卓教牽過逍遙玉面馬來。卓整衣上馬。又行不到十餘里。玉面咆哮嘶喊。掣斷。

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若何。肅曰。乃太師應紹漢禪。棄舊而換新也。卓曰。心腹人所見甚明。次日。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卓至城外。百官出迎。王允。黃琬。楊瓚。淳于瓊。皇甫嵩。皆伏道旁稱臣。言天子來日大會未央殿。有推代之議。卓令百官回。來日平明下迎接。呂布入賀曰。大人來日當齋戒沐浴入。

城以承萬代不磨之基業。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軍馬。布謝就宿帳前。是夜間數十小兒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下。猶不生。歌罷。聲相悲切。卓問肅曰。童謠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董氏興之意。卓曰。肅之言是也。次日清晨。擺列入城。卓在車上。見一道人。青袍白巾。執一長竿。上縛布一丈。大書一呂字。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心恙之人也。呼將士推之。

道人倒於地上。肅命拖在一壁。卓進內前。群臣各具朝服迎謁于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軍兵盡當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見王允等。各各持寶劍。立於殿門。卓大驚。問肅曰。持劍者是何意。肅推車輪。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戈挺槊刺之。卓裏甲不入。裏甲者披甲於內而加衣於甲上。原來傷臂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鎧甲兩副。墮車。卓大呼曰。呂布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

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透咽喉。李肅早割頭
在手。布右手持戟。左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
詔討賊。臣董卓其餘不問。于是內外將吏皆
呼萬萬歲。拜伏在地。卓此時年五十四歲。漢
獻帝初平三年。歲在壬申。四月二十二日也。
史官有詩嘆曰。

董卓遷都漢帝憂。生靈滾滾喪荒丘。狗啣
骸骨筋猶動。烏啄骷髏血尚流。郿塢追魂
憑李肅。宮門取命有溫侯。姦雄已死戈矛

下直到如今罵未休

又詩曰

董卓欺君自古無。豈知天地有榮枯。宮門
糊透方天戟。萬姓歌懽滿路途。

又詩曰

霸業成時履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誰知
天意無私曲。郿塢方成已滅亡。

邵康節有詩曰

董卓無端擅大權。焚燒宮闕廢墳原。兩朝

帝主遭魔障。四海生靈盡倒懸。力斬亂臣
憑呂布。舌誅逆賊是貂蟬。世間造惡終須
報。上有無窮不老天。

論曰。董卓初以虢闕

音臬坎

為情。因遭崩剝

之勢。故得蹈藉彝倫。毀裂畿服。夫以剝

音枯

肝斫

音酌

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狀其快。然

猶折意措紳。

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

遲

疑陵奪。尚有盜竊之道哉。及殘寇

殘寇謂催紀等。

乘之。倒山傾海。崐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

之篇。於焉已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剝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失延王路。兵纏魏象。區服傾回。人神

波蕩

侵音侵已
上見詳節

呂布曰。今董卓欺君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了。李肅應聲而出。朝門外發喊。報到李儒家奴已自綁縛獻來。王允曰。卓賊家屬盡在郿塢。

誰去誅殺。呂布曰。某愿往。允教皇甫嵩李肅
一同呂布前去分揀。布領兵五萬人。飛遶郿
塢來。當初董卓有四貞心腹猛將。李傕。郭汜。
張濟。樊稠。三千飛熊軍守郿塢。按月內大請
大受。當時聽知董卓已死。呂布領大軍來。四
個慌奔郿塢。領軍殺上涼州去了。呂布到郿
塢。先取了貂蟬。送回長安。皇甫嵩云。內有八
百良家子女。盡作一處。其餘但是董卓親屬。
不分老幼。盡皆誅斬。卓母九十有餘。慌出告。

曰。乞饒我一命。言尤未絕。頭已落地。宗族被
誅者。男女一千五百餘人。收得塢內所藏黃
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繡綺羅珠翠玩
好。堆積如山。倉中米糧八百萬石。允令一半
納官。一半犒賞軍士。殺董卓之時。日月清淨。
微風不起。號令卓屍於通道。卓極肥胖。看屍
軍士。以火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照達旦。膏
流滿地。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於碎爛。
將李儒綁在街市。時百姓過者。爭啖其肉。城

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懽忻。歌舞于道。男女
貧者。盡賣衣裝。酒肉相慶。曰。我等今晝夜卧
皆可方占牀席也。卓弟旻。兄子璜等。皆懸四
足於城市。但是卓門下附勢者。皆下獄死。比
王允會大臣作太平宴於都堂。忽人報曰。有
一人身伏卓屍而哭。允大怒曰。長安士庶。皆
相慶賀。是何人敢如此也。速喚武士與吾擒
來。須臾推至筵前。滿座公卿無不驚駭。畢竟
是誰

李傕郭汜寇長安

武士擁至。衆視之。乃侍中蔡邕也。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汝為漢臣。世受重恩。不思協力同心。而誅反賊。反傷悼乎。邕伏罪曰。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邕豈敢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辭。謬出於口。身雖不忠。願典首刖足。繼成漢史。滿座公卿皆惜。蔡邕之才。盛力救之。太傅馬日磾日磾音底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使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毋乃失人之望乎。王允曰。不然。昔漢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終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旁。主左右。既無益於聖德。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碑無言而退。謂臬官曰。王公所為。其無後乎。善人國之所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此是日碑先見之明遂將邕下獄中。縊死。當時士大夫聞蔡邕死。識與不識。盡

郭汜。張濟。樊稠。共逃居陝西。使人往長安。上表告赦。王允曰。卓之過惡。皆是四人以助之。可大赦天下。獨不赦此一枝軍馬。人回報。

催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軍中謀士賈詡。

許詡音

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

耳。不若起陝西軍士。殺入長安。與董公報讐。事濟。則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催等曰。然。遂流言於西涼州曰。王允皆欲。

洗淨此方之人。人皆信從。不及半月。聚衆十萬。軍分爲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引兵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讐。李傕先使牛輔爲前驅。四人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州兵來。請呂布商議。布曰。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迎。肅曰。某願當先討賊。呂布令提兵前進。正與牛輔相戰。輔敗走。肅贏了一陣。當夜二更。牛輔來劫李肅寨。肅軍亂竄。肅走三十餘里。折

軍太平。來見呂布。呂布大怒曰。汝敢敗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肅已死。三軍畏呂布法度。皆有變心。布自負剛恃勇。鞭撻士卒。軍心已離。次日。呂布進兵。牛輔來迎。量輔如何。敢與呂布對敵。牛輔遂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輔曰。我素知呂布驍勇。必不能敵。不如暗藏金珠。與親隨三五人。棄了敗軍自去。胡赤兒應允。是夜。輔與赤兒隨行三人。各帶金珠。棄營而走。將渡一河。赤

兒欲謀金珠。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問情由。使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將赤兒等盡誅之。引軍前進。正迎李傕軍馬。兩陣圓處。呂布觀李傕等如無物。挺戟躍馬直衝過來。傕部下將士如何可當。傕軍大亂。退走五十餘里。守住山口。請郭汜張濟樊稠商議。傕曰。呂布勇猛。雖不可當。智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廝殺。郭將軍可領兵抄去布後。日夜攻擊。效彭越撓

楚之法。鳴金進兵。擂鼓收兵。使布兩下不相
顧。張樊二位。却分兵兩路。逢取長安。呂布首
尾救應不迭。必然大敗。衆用其計。却說呂布
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兵搦戰。布忿怒衝殺過
去。傕退走去。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陣
後郭汜軍殺來。布急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
鑼聲響處。布軍未收。傕又來戰。未及對敵。背
後郭汜軍又殺來。及至呂布回。擂鼓收軍去
了。或是半夜。或早。或晚。郭汜又背後撓亂。前

面李傕不時搦戰。呂布欲戰不得。長安城中
飛報呂布。張濟樊稠兩路軍殺來城下。無人
可敵。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傕郭汜殺來。布軍
多有投順李郭者。因此呂布失勢。比及到長
安城下。四下軍兵雲屯霧集。圍定城池。曉夜
攻打。呂布但引軍衝出。一聲喊起。都往李傕
軍中投拜。布心甚憂。圍及十日。董卓下部曲
李蒙王方在城中守把。獻了城池。四路軍一
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攔當不住。引數百騎

往青瑣門外。布呼王允曰。賊兵勢急切難抵
敵。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者。吾之愿也。若不獲
已。則允奉身以死朝廷。為主恃我而已。臨難
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
念。布勸王允。允死不肯去。但見各門火燄竟
天。呂布棄却妻小。引百餘騎飛走出關。投奔
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放火殺人。淫
人妻女。無所不為。太常卿种音充拂引家奴數

人。與賊死戰。亂箭射死於南宮掖門。

韋昭曰宮中小

門在正門之傍者謂左右掖門

太僕魯雋。

音奎

大鴻臚周奐。城

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皆死於國難。賊

兵圍遶內庭至急。近侍請天子上宣平門上。

三輔黃圖云長安都城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民間所為東都也

李傕

等望見黃蓋。與軍士同呼萬歲。獻帝倚樓而

問曰。卿等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欲何為乎。傕

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王允

設謀而殺之。臣等特來報讐。非敢造反。但見

王允。臣請便退兵。時王允在帝側聞之。奏曰。臣本為社稷之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廢國家。臣請下見二賊。以舒國難。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下跳出。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傕拔劍近前。叱之曰。董太師有何罪惡。你設謀殺之。允曰。董賊之惡。彌天亘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豈得無罪耶。郭汜大怒曰。董太師有罪。我等有何過惡。不蒙赦也。二賊手起。將王允殺於樓下。史官

有詩讚曰

王允運機籌。姦臣董卓休。心懷家國恨。眉
鎖廟堂愁。英氣連霄漢。忠誠貫斗牛。至今
魂共魄。猶繞鳳凰樓。

宋賢有詩讚允曰

屈膝家妓為漢君。宣平樓下毀奸臣。可憐
定國安邦志。血汙鋒鉞哭萬民。效平聲

又後人哭允詩曰

歷觀興亡事。無如漢獻時。雖居官闕內。好

似棘荆園。董卓持權日。生靈欲倒顛。貂蟬
思報効。王允立朝儀。天意無私曲。姦邪如
權枝。何期賊李郭。兵犯鳳凰池。帝主臨軒
顧。忠良樓下支。片言分善惡。一死萬民悲。
英氣光山岳。芳名播四夷。至今千載下。莫
不紀餘思。

後人又詩讚曰

四海瓜分漢世傾。天生董卓起蹺塵。罪盈
惡貫迷聲色。積玉堆金作富人。報主貂蟬

真義烈。匡君王。允實忠貞。賊徒李郭恣橫。
日。廊廟慚無死節臣。

又詩讚貂蟬曰

養育人才扶致治。食人衣祿報人恩。漢朝
累世簪纓輩。不及貂蟬一婦人。

論曰。士雖以正立。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
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救其罪。當此之時。
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為釁者。知其
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權

不為苟冒。伺間不為狙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

太常。言觀殄音忝瘁。曷其云亡。子師國難。晦

心傾節。屈意於卓功全元醜。身殘餘孽。時有隆

夷。事亦工拙。誅卓後被殺焉

王允被害。宗族數十人。斬於市城中。老弟但

知者。無不下淚。李傕郭汜。尋思道。這裏不殺

天子。奪取漢朝。更待何時。二賊仗劍殺入內

來。漢天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傕郭汜殺樊稠

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衆諸侯不服。且留為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手足。殺之未遲。天下自然屬我等也。李郭曰。然。按兵不退。縱容軍士在城中擄掠。帝在樓上與李郭曰。王允已伏其誅。軍馬何故不退。李郭曰。雖已報讐。未蒙恩赦。故不即退。帝又問李郭。李郭曰。臣等力扶漢

朝未蒙賜爵。帝曰。任卿所欲。寡人封之。李郭
寫職銜入朝。勒要如此官品。帝即從之。李作
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將
本無節。假以節之者。欲以重其威也。節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光武本紀。注。節以竹為之。柄三尺。以族牛尾為之。其毛三重。蘇
演義曰。古者節長二尺。秦漢以下。改為旌
旛之形。後世漸長。數尺。節操也。謂持節者。必
盡人臣節。操傳。張志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
書符。又上。又以一板者。指
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郭汜為後將軍。義
陽侯。假節鉞。任其行事也。同秉朝政。樊稠為
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領

兵屯弘農。

地名。

其餘李蒙、主方等，各為校尉。然

後謝恩了，方始領兵出城，禁住劫掠。李郭等追尋董卓屍首，止獲得些小皮骨，用香木雕成董卓形體，大設祭祀，修陳功德，用王者衣冠，棺槨富盛，不可盡言。選良辰吉日，遷葬郿塢。臨葬之夜，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卓墓，提出棺外，皮骨皆為粉碎。李傕候晴再葬。是夜又復如是。三葬皆廢，豈無天地神明乎？傕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後史官

有詩曰

珪讓誅夷卓又獍。

音能

諸族還以卓為君。九

州鼎沸言誅卓。卓死何曾肯罷兵。

二賊分付心腹人。侍帝左右看其動靜。如有不順者。皆斬之。獻帝此時度日如年。朝廷官貧。並由二賊陞降。當年催汜宣朱雋入朝。封為太僕。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自西一路軍馬鎗刀如雪霜。旗旛飛錦繡。兵約有十餘萬。飛遶長安而來。李郭探知。乃是西涼州太守。伏

波將軍馬援之後。姓馬。名騰。字壽成。并州刺史韓遂。二將領軍來誅。催汜却密使人暗地入長安。來與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為內應。共謀催汜。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為征西將軍。韓遂為鎮西將軍。勅併力討賊。却說催汜。濟稠。一同商議。未有良策。謀士賈詡曰。馬韓二軍遠來。利在速戰。若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彼兵不過百日。糧食盡絕。自然遁去。却引兵自後追之。二將可

擒矣。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愿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麾下。賈詡曰。若戰必敗。李蒙王方曰。若吾二人敗。愿獻六陽魁首。賈詡曰。汝若戰勝而回。吾却輸首級與汝。各納下軍令狀。詡曰。長安西二百里地名盤屋。音周山峻路險。可以屯軍。張樊兩將軍堅壁守之。李蒙王方引兵於此隘口迎敵。長安城中。撥軍馬錢糧應付。催記大喜。點兵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

長安二百八十里。扎住大寨。西涼州兵到。兩個引軍迎至。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李蒙王方在門旗下大罵曰。馬騰。你是何處官軍。敢來擾我漢臣。馬騰曰。反國之賊。尚敢胡支。誰去擒之。言未絕。一將軍陣中飛出。這個少年將軍。面如琢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虬腹狼腰。扶風茂陵人也。馬騰之子。名超。字孟起。時年一十七歲。手持長鎗。坐下駿馬。跑出陣前。王方明欺馬超年幼。

躍馬橫鎗。迺來迎敵。兩般兵器起處。戰不到
數合。一鎗刺王方於馬下。超亦勒馬回陣。
李蒙見刺死王方。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
超已知道。故意俄延。蒙舉鎗棚入來。馬超一
頭閃在側邊。李蒙棚個空。馬奔入來。兩鞍相
並。蚤挾了過去。初李蒙見王方被棚死。蒙見
超回陣。蒙後趕來。馬騰大叫。有人暗算吾兒。
聲由未絕。李蒙早被馬超生擒在馬下。軍士
無主。望風奔逃。韓遂殺散軍士。將李蒙斬首。

此是馬超第一場所殺。史官有詩曰

威鎮西涼立大功。渭橋六戰最英雄。鋼鎗
舉處王方死。手到之時喪李蒙。

西涼州得勝雄兵。直逼隘口下寨。李傕郭汜
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
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從他
搦戰。並然不出。果然西涼州軍未及兩月。糧
草俱乏。商議回軍。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告喪。
言馬宇等外連馬騰韓遂。欲謀內應。外合。李

催郭汜大怒。盡收馬宇。劉範。种邵。三家老小
良賤。于市斬之。把三顆首級。直來馬韓寨前
頒令。馬騰韓遂計議糧盡軍慌。內應已泄。不
如早回。一面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一軍趕
馬騰。樊稠一軍趕韓遂。馬騰韓遂二人分兵
起身。前軍已遠。後軍不曾隄備。張濟樊稠力
生軍趕來。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張濟
不敢去追。樊稠去趕韓遂。看看赶上。相近陳
倉。地名。遂勒馬回。迎樊稠而言曰。故鄉之人。何

如此無情。樊稠也勒住馬而答曰。上命不可違也。韓遂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吾此來爲國家。吾與汝同州之人。今雖小失。後圖大會。萬一有不如意時。還可相見乎。樊稠回心。拍馬向前。與韓遂答話而別。樊稠收兵回寨。馬騰韓遂復回涼州去了。李傕兄之子李別恨樊稠。見和韓遂耳語。回報其叔曰。樊稠追韓遂到陳倉。被韓遂叫聲鄉人。稠立馬遂與共語。不知說甚。但見意愛甚密。李傕大怒。欲便

興兵討稠。賈詡曰。目今人心未寧。頻動刀兵。深為不便。但設一宴。請張濟。樊稠言功。只消就席間擒而斬之。李傕深喜。便令請張濟。樊稠。二將忻然赴宴。飲酒將半。闌李傕曰。韓遂近有書來。言樊稠欲造反。何不就此擒之。稠大驚失色。口未及言。刀斧手擁出。斬頭于案下。張濟俯伏于地。李傕扶起而言曰。樊稠欲害吾。故先下手。君乃心腹之人。何驚懼哉。就將樊稠軍糧與張濟管領。盡懽而別。後人有

詩曰

龍爭虎鬪甚時休。朝若賓刃暮寇讎。遞互相吞何日了。天教李傕殺樊稠。

張濟回弘農去了。李傕用賈詡為尚書僕射。

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後為魏臣李傕郭汜自

戰敗西涼州兵。諸侯莫敢興兵。賈詡累諫李

郭使行仁義。納天下賢士。李郭順從之。自是

朝廷微有生意。獻帝方始稍安。青州黃巾又

起。聚眾百萬。頭目不等。將兗州牧劉岱殺訖。

劫掠良民。太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羣賊。李
傕郭汜問于雋曰。衝要之地。非當世英雄。莫
能據也。今黃巾鼎沸。誰可安之。雋言出此人。
教天下人不屬炎漢。此人是誰。

曹操興兵報父讐

朱雋曰。要破山東羣賊。必須得曹孟德方可。
李傕曰。今在何處。雋曰。自揚州募兵。濮陽破
賊。攻于毒於武陽。擊凶奴於內黃。皆獲全勝。
見引兵於東郡權州事。差人就命曹孟德方。

可領兗州牧。破山東羣寇。可尅日而定也。催大喜。星夜差人齎賞賜。命東郡太守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興兵。擊賊於壽陽。鮑信殺入重地。被賊所害。屍首不知何處。操追趕賊兵。直到濟北。降者萬數。操因得賊作前驅。馬到處無不賓服。不到百餘日。操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到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餘百姓盡皆屯田。曹操自此威權日重。四方

之士歸順者多。此是初平三年冬十二月。捷書報到長安。李傕加曹操為鎮東將軍。操馳表稱謝。操在兗州。招納賢士。有叔姪二人來投操。乃潁川潁陰人也。其叔濟南荀昆之子。姓荀。名彧。音育字文若。人稱王佐之才。時年二十九歲。舊從袁紹。見紹非成大事之人。因此投曹操。曹操一見。遂與談論兵書戰策。當世急務。曹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以彧為行軍司馬。其姪乃漢末海內名士。何進拜黃門侍

郎。見董卓專權。棄官歸鄉。後與叔事曹操。姓荀。名攸。字公達。操以為行軍教授。曹操得此二人。朝暮講論不倦。荀彧勸操納士招賢。卑禮厚幣。四方求之。或曰。某聞劉岱有一賢士。勝某十倍。岱亡。今日不知何在。此人乃東郡東阿人也。身長八尺三寸。美鬚眉。清目秀。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尋問。果得消息。於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曰。某乃孤

陋窻聞之士。何錯薦於明公。公之鄉中有一
大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乎。或問是誰。昱曰。
潁川陽翟人也。姓郭。名嘉。字奉孝。或乃猛省
曰。吾失筭計也。遂啓操徵聘郭嘉。嘉到兗州。
共論天下之事。操言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
也。嘉亦對人曰。此真吾主也。郭嘉薦光武嫡
派子孫。淮南成德人也。智謀無全。文武足備。
十三歲。與母報讐。手殺讐人頭。拜於墓前。二
十餘歲。在揚州。席間砍殺剛強鄭寶。名聞淮

海。姓劉。名曄。

音葉

字子陽。操一見大喜。曄薦出

二人。一箇是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

寧。一箇是武城人也。姓呂。名虔。字子恪。曹操

亦素知這兩箇名譽。就以為軍中從事。滿寵

呂虔共薦一人。乃陳留平丘人也。舊依劉表。

見表不明。隱於魯陽。姓毛。名玠。字孝先。曹操

以為從事。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

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

弓馬熟閑。武藝出衆。命為點軍司馬。操每日

稱于禁之能。夏侯惇引一大將來參見。禮畢。操與諸官皆大驚。其人形貌魁梧。身材雄偉。操問之。惇曰。此人乃陳留人也。姓典。名韋。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十數人。而逃竄於山中。惇出射獵。見一大漢。逐虎過澗。即典韋也。收留軍中久矣。今見主公。許逞將才。某故獻上。操曰。吾觀此人。一表非俗。必有智力。惇曰。弟年與友人劉氏報讎。殺李永全家。提頭直出關市。數百人皆不敢近視。今所使軍

器兩枝鐵戟重八十斤。臂上挾之。飛馬刺人。如同無物。操不信。傳令韋使之。挾戟驟馬上。下如飛。操愕然曰。真天神也。吾若早知。豈肯沉溺乎。帳下一面大旗。上下使絨繩牽之。中有大漢一人。挾執旗桿。時值大風。旗軍欲倒。典韋向前喝退衆軍。解去絨索。止用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操曰。此古之惡來也。惡來時人極有力。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細白錦襖。駿馬雕鞍。以賜之。因是曹操勢大。威震山東。

文有謀臣。武有猛將。翼衛左右。共圖進取。謀士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文武兼全。有劉曄。毛玠。滿寵。呂虔。樂進。李典。武將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于禁。典韋。多有部下之人。不及一書名。有青州精兵三十萬。管領一應錢糧。舊有一人。乃河南中牟人也。姓任。名峻。字伯達。曹操既領大軍。屯扎兖州。營寨所掌。盡皆完備。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琅琊郡。琅琊今益都路取父曹嵩。嵩

沂州本漢瑯琊國。括地志云。今兖州沂州密州皆古瑯琊地也。

取父曹嵩。嵩

自陳留避難。隱居於此郡。與弟曹德。一家老
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乘百餘輛。驢
騾馬匹極多。逕望兗州而來。道經過徐州界。
太守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平生溫厚純篤。
人皆敬之。謙知曹操勢大。意欲結識。正無其
由。聽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如
父事之。大設筵會。住了兩日。謙差都尉張闓。
將部兵五百。護送曹嵩老小前去。聞隨車仗。
謙送出廓自回。嵩前行到華費間。

華費二縣
皆屬泰山

郡費音秘

時夏末秋分大雨驟至望華費間投一

古寺宿歇。寺僧三五人邀於方丈安頓宅眷。張闡軍馬屯於兩廊。雨濕衣裝。軍士皆怨。張闡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我等本是黃巾餘黨。如今依傍陶謙處。無採取錢物。你們見押着車來。欲得富貴不難。今夜三更。只推賊到來。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許多錢物。同往山中落草。却不是好。衆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在方丈中。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

德提劍出看。就被搦死於法堂。曹嵩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過牆走。妾肥胖不能出。嵩與妾躲於廁中。被亂軍所殺。應劭引數十人出寺。去投索紹。張闓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應劭下有逃命的軍士。飛報操。操聽知全家被殺。遂哭倒於地。夏侯惇等救起曰。此是陶謙縱令軍士如此。可令人問罪。曹操切齒曰。殺父之讐。極天際地。如何不報。吾起大軍。盡赴徐州。

所轄之地。草木不留。吾之愿也。留荀彧。程昱。

領軍馬三萬人。守鄆城。

音綃城。

范縣。東阿。三縣。

其餘盡起。教夏侯淵于禁。典韋為先鋒。操令但得城池。盡皆殺戮。以雪父讐。時陳宮為東郡從事。與陶謙最好。知曹操起兵報讐。盡殺百姓。慌忙星夜前來見操。操想舊日之恩。請入帳中。然亦不賜坐。宮曰。今聞明公盡起大兵。下徐州報尊父之讐。所到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剛強好利。

之輩。中間必有緣故。且州縣之民。皆大漢百姓。與明公有何讐惡。殺之不祥。望三思然後行之。幸甚。操大怒曰。汝管時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相見。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汝與陶謙有舊。何敢阻我軍心。官默然而去。曰。吾亦無面目為漢之官也。馳馬來投陳留太守張邈。邈待官為上賓。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雞犬不留。山無樹木。路絕人行。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大軍。馬來報父仇。仰

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又聞擇盡殺徐州所轄之民。并四下郡縣百姓。以孤徐州之勢。譙大罵張闓曰。逆賊貪財。遂害及生靈。急聚衆官商議。曹豹出曰。既曹操兵至。豈可束手待死。某愿助使君以破之。衆官皆云。豹言者是也。陶謙不得不然。乃引軍出境來迎。謙望操軍到時。前面如鋪霜湧雪。起於白旗中間。靈幡二首。一書曹嵩名爵。一書曹德靈魂。大展報仇雪恨二旗。將

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袍。甲擐花銀鎧。含淚揚鞭大罵。無端賊徒。敢傷吾父。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馬上欠身與操施禮曰。謙本結好明公。故托張閏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幸望明公憐察其情而恕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享祭靈魂。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本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向前迎敵。二馬相交。狂風

大作。飛沙走石。折木拔樹。軍執旗檣。盡皆刮倒。曹豹敵不住。夏侯惇回馬便走。兩軍皆亂。曹操亦收兵屯住。陶謙率軍入城。謙與臧計議曰。吾觀曹操勢大難敵。吾命皆橫亡。不可逃矣。當自縛前往操營。任其剖割。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前而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將軍兵衆雖廣。未必便入城牆。府君與百官堅守勿出。某雖不才。愿施小計。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

驚便問計將安在畢竟斯人是誰且聽下回
分解

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二終